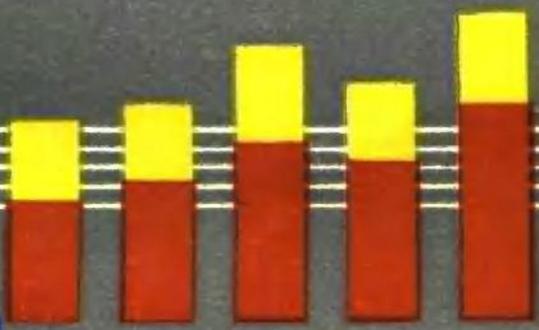


经济增长概论

梁代良 李贵清 编著



1.2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经济 增 长 概 論

梁代良 李貴清 編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新登字12号

经济增长概论

JINGJI ZENGZHANG GAILUN

梁代良 李贵清 编著

责任编辑：若人 封面设计：李冰彬 责任校对：任真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10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91年9月第1版
印张：5.5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0千 印数：001—500册

ISBN 7-5602-0651-4 / F·34 定价：3.50元

目 录

一 导 论	(1)
1.1 经济增长的概念	(1)
1.2 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有关问题	(3)
1.3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14)
二 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19)
2.1 古典的方案与凯恩斯理论	(19)
2.2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	(26)
2.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34)
2.4 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	(36)
2.5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	(39)
三 投资与经济增长	(44)
3.1 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44)
3.2 投资总量与经济增长	(52)
3.3 投资效益与经济增长	(55)
3.4 投资比例与经济增长	(57)
四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64)
4.1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含义	(64)
4.2 影响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因素	(66)

4.3	衡量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的主要指标	(69)
五	速度与经济增长	(76)
5.1	速度型经济增长的含义	(76)
5.2	速度与产值	(77)
5.3	速度与效益	(79)
5.4	确定生产发展速度的方法	(82)
六	结构与经济增长	(87)
6.1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87)
6.2	技术结构与经济增长	(103)
6.3	投资结构与经济增长	(112)
七	政策与经济增长	(128)
7.1	政策改革与经济增长	(128)
7.2	人口政策与经济增长	(134)
7.3	就业政策与经济增长	(141)
八	最优经济增长的模型设计	(156)
8.1	经济增长模型建立的意义	(156)
8.2	经济最优增长模型的设计	(158)

一 导 论

急剧变革的时代，全球开放化的趋势，令人猝不及防的经济冲击波，以及各种异彩纷呈的价值观念、物质文化形态等，犹如拍岸之惊涛，汹涌而来，既给人们提出了许多严峻的课题，也为人们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在这历史与现时的变革与交替中产生、发展并形成体系的。

在悠久的人类历史中，经济增长一直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没有经济上的稳定协调健康地增长，人类就不会拥有更多的现代的物质与文明，这是勿庸置疑的。

1.1 经济增长的概念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可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加以说明和测定。多数经济学家应用某种综合经济活动的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有的经济学家用个人福利

水平或个人消费增长率来衡量，后一种计算方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没有把政府用于卫生、教育和其他娱乐事业的支出计算在内。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有所不同，前者适用于人均收入已经升高的经济，而后者仅适用于接近糊口水平的经济。因此，本文所论述的经济增长，既是人均或每个劳动者平均产量的持续增长，亦可理解为国民生产总值或收入的增加。但是，应该强调的是，并非任何产量的增加都为经济增长。例如，经济中的产量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可能发生若干波峰变动，但只要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波峰到另一个经济增长波峰保持不变，此间的经济增长则视为是零增长，即无增长。只有后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产量超过前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产量，其增长才会出现正值，反之，则为负增长。因此，对某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时，经济发展周期是其最短的衡量期限。衡量经济增长，主要有以下 4 个指标：

经济发展周期。即是一个经济发展波峰到另一个经济发展波峰的最短时间；

国民生产总值。即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产量。即经济发展周期内人均增加的生产产品数量总和。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按人口增加的情况通过校正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经济增长的公式，即：

$$\begin{aligned} \text{经济增长} = & \text{生产者} + \text{生产资料} + \text{技术进步} + \text{人均创造物质总量} \\ & + \text{非生产因素系数} \end{aligned}$$

式中：生产资料也称“生产手段”。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是社会生产力中物的要素，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河流、矿藏、机器、设备、厂房、生产建筑物、运输工具、原材料、辅助材料等。生产资料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产工具，因为生产工具的质量和数量如何，决定着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人们所获取的物质资料的数量。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劳动对象固然是劳动所不可缺少的，但自然界的这一部分能否转化为劳动对象，则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可能是零增长或负增长。非生产因素指与生产无关的但又制约生产发展的因素，诸如临时的停工、自然灾害等。

1.2 经济增长衡量标准的有关问题

我们给出的经济增长定义，旨在限定研究的领域，限定的方法是指出经济增长的各种特征，以便为研究提供指南。为进一步对经济增长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有必要剖析一下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指标及其衡量标准。

1.21. 研究增长的单位问题

我们将以国家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公司、行业、地区、种族等等为单位来研究经济增长，因为国家是巨大的人类社会集体，它具有充分的政治独立并且通常有绝对的主权，以对其基本经济问题及有关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决策。研究对象的单位选择可能属于学者的个人偏好。但是这样的选择应该有客观的正确理由，这里有以下 3 个不同的、但相互有关的论点可以引证：

(1) 一个民族国家可作为一个主权实体行动，主要因为她的共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导致人民情感的共同性，具有属于一个整体而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转化过来又激发起人民对所属民族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进步，包括经济进步的深切关注。正是由于这种深切关注，许多国家的日报才会每天以头条新闻报导有关人口、国民产值、农作物、工业生产的情况。

(2) 民族国家设有政府机构，能够作出众多的长期决策。这些决策通过大量行政、立法及司法行为推动或阻碍经济增长，而这些行为的范围从税收、许可证的发放及公用事业的管理到关于市场、联合或财产自由的立法这类根本性的事务。因此，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侧重于各项政策问题，自然应该以拥有重大政策制定权的国家为单位。

(3) 就主权国家（或类似的政策实体）作出的许多

决策来说，这些决策为国家管辖下的大型社会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并影响其过程——而且可能只有国家才是能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重大冲突的唯一机构——即使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增长过程如何发生，最好也要以国家为单位。因为要使一个复杂、广泛的过程得到最深入的研究则应以能影响其过程的单位为中心分组归类，而不是以对这一过程几乎没什么明显关系的单位为中心。所以很显然按照姓氏字母为序对家庭分类，对研究经济增长毫无意义，因为这种特定的划分与经济增长过程没有什么明显的关系。

即使我们同意以国家为单位研究经济增长——因为各自独有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使本国人民对其经济进步怀有强烈的兴趣，并为推动和影响经济增长过程的长期决策行为奠定了基础，但实际研究中仍然存在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些很小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某大国或大国集团的卫星国，我们是否应视之为相对独立的单位；又如有些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是由经济背景迥然不同的地区组成，是否将它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总而言之，现代经济增长能否有效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必然会遇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是科学和技术这种国际性资源的应用。

我们选择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不过是第一步，为减少其局限性，还必须作些其他补充。例如，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指出国家面积大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事实上本书第

六章将讨论这一问题。对各国经济结构差异与变动的分析应该与大国内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地区差异和统一程度的分析联系起来。更好的分析也可将几个国家归为不同类型。应该记住，我们定义经济增长时，不仅强调一国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且也强调结构变动与国际方面的变化。后两点是把一个单位作为整体来考察的重要补充。第一点补充是通过区分单位内部各个重要部门，并观察它们在增长过程中的关联及变动；第二点补充是通过观察几个单位，比较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并建立现代经济增长在这些单位中由先驱者向后继者扩展的序列。这样就有了检验关于现代增长过程中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统一程度假设的明确原则，并且也有了为更有效地分析而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分和综合的明确原则。尽管在这一概略的初步研究中，我们或许还不能在所说的检验中有较大的进展。

简言之，在最初现象分组和分析中，基本单位的选择只是第一步，它必然受到各种制约。因为没有一个单一标准能够将一个复杂过程的各种决定因素全部考虑进去。从民族国家开始研究的优点是，民族国家在所有可供研究的单位中与现代经济增长联系最为密切，最能揭示出各种重要的相似之点和不同之处，而又不致使其他特征隐晦难明。

1.22. 人口增长问题

国民经济增长的定义中，既包括人口增长，又包括人均产量的增长，似乎让人感到惊讶。我们是应该把人口稳

定不变而人均产量持续、高速地增长的国家列入享受经济增长的国家，还是相反，把人口显著增加而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国家列入享受经济增长的国家？是否应该将人口增长包括进来，如果它不利于人均产量增长的话。如果如此，欠发达国家目前为加速经济增长所作的努力就意味着为缩减已经很大的人口数量所作的努力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为——渴求的一个过程或一个目标——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¹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与将经济增长定义为过去各个时代所观察到的事实区别开来，以上疑问就迎刃而解了。很显然，今天许多欠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是使人口增长降到最低限度，并努力大幅度提高人均产量。从长期来看，所渴求的或许是现在的发达国家降低人口与人均收入的增长，并试图将经济增长限定在每小时人均产量的提高或产品与资源使用结构的变动上，以便不必提高人均收入就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某些需要。不过，今天看来是渴求的。在过去却未必如此，而且它很可能完全改变将来经济增长的途径。

我们如此定义经济增长是在对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各项主要特征加以系统概括。更具体地说，这个定义是与过去200年中所观察到的增长相联系的。总的说来，事实上现时代各个国家经济增长所显示的是人均产量与人口都有持续而显著的增长。应当看到，前一经济时代并没有出现人口与人均产量同时增长的情况。对那个时

代经济增长的定义也许只侧重人口增长或者是人均产量的增长，更多的情况下是侧重于人口增长。为使之适用于更多的经济时代，也许可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不导致人均产量可觉察的降低（即人均产量同时增长人均产量保持不变）的人口的持续增长。但是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而言，定义中包括人口与人均产量同时增长是必须的，因为它强调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口持续增长与充分保证了人均产量不断上升趋势的经济活动增长的相互作用。

1.23. 产值的问题

确定产值的涵义对定义和衡量经济增长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涉及到几十年来学术文献中对国民收入和社会帐户详细讨论的各种问题。要区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必须确定其界限，或确定应该包括什么和不应该包括什么；要给出成本（或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出间的界限，必须考虑总产值和净产值的问题；为了简化各种经济活动，使产值有同一的计量单位，必须考虑价值与权益问题。在用产值来测定经济增长时，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加以强调，因为这种增长必然伴随着许多制度的结构的变动，从而改变了经济和非经济界线，修正了成本产出关系，并且使得作为价值的唯一的可行基础的各种价格间的关系发生剧烈变化。

这里不可能对由定义国民产值引出的所有问题进行讨论。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现在通行的做法是人们一致同

意根据经济活动的结果和从产品中取得收益的手段来衡量国民产值，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我们赖以获得大量关于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方面知识的基础。从几个例证中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第一，假定一个社会对宗教事业赋予很高的价值，以至于半数以上的强壮适龄劳力都进入修道院，整天把时间花在诵经祈祷上，过着禁欲的生活。我们是否应该将这类活动看作经济生产，赋予一定的价值并纳入国民收入计算之内？现行的国民收入计算中不是这样，虽然多数国家将僧侣（劳动中很小一部分）的收入包括进来。如果这个例子不切实际，则可举印度为例。印度拥有数额庞大的圣牛，按我们的术语这些牛是非生产性的。虽然保留圣牛给大部分印度人民以心灵的满足，但现行国民产值的计算，并不包括这种精神上的“收入”，因为一致公认的经济活动目的不包括这种产品和这种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第二，假定一个社会使其一部分人口沦为奴隶，仅让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攫取其剩余为自由民阶层所用，我们能否按这种方法计算社会产值，即只计算除去奴隶消费后归于奴隶主的那部分产值，而且在计算人均收入时只将总收入除以奴隶主的人数？或者，再举一例说明手段的问题，假定一个社会将超过其成员基本生产之上的剩余用于侵略其他国家，我们是否应将这种侵略所得算作国民产值并以此来衡量这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呢？计算国民收入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现行的国民产值定义和计量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受现实主义、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观念支配的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是排除了禁欲主义和宗教职业、奴隶制，以及以侵略别国为代价对利润追求方式的高度评价。的确，根据上面的讨论可以认为，任何时代关于经济活动成果和手段的观念都反映了处于时代经济增长前列的那些社会的显著特征，而这些通行观念的出现本身又是一个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

用以衡量现代经济增长的国民产值的定义反映了现代经济社会主要特征，体现了关于经济活动手段和目标的被接受的观念，这并不值得惊奇。这是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最直接的途径。当然只是资料的来源和其他不便，阻碍我们按公元前 3 世纪的秦代或中世纪早期欧洲的封建社会中通行的观念来定义、计算和估价现时代的国民产值。我们要在现代找到与古埃及人丧葬投资相似的活动；要在计算产值/人口这一分数时，决定分母中是否应该包含死者，至少是上一代中的死者，要按照封建社会的概念将农奴与贵族换算，做这些恐怕是有困难的。但是统计技巧或许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同样或许现代产品的定值方法也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古秦代人和中世纪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然而其结果虽然可能颇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却很难揭示现代经济增长的来龙去脉，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及增长中的结构变化机制

(结构变化的测定同样取决于现代社会的主体人类有重要影响的某个共同的尺度)。如果要想了解现代经济增长，我们必须以现代的目标、手段和价值观来衡量它的重大意义。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将现代经济增长及其模式与早期比较，我们必须按照现代的标准评价和衡量早期的增长。由于早期社会不具有导致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手段、目标和价值观，因而产生了它们在增长因素上的部分差异。这并不是反对在必要时要依不同经济时代使用不同的观念体系。这里所指出的只是由于我们的兴趣在于现代经济增长，所以即使在和早期进行比较时也必须使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目标、手段和价值观等基本概念。

当然，在具体限定现代社会的手段、目标和价值观等概念时，存在着许多专断成份。这在处理国民收入计算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时较为明显。例如在计算不通过市场销售的商品和劳务、未表现为商品的劳务、军费开支以及使其价格作为计算标准基本确定等方面都是如此。即便是在现时期许多具有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之间，由于社会结构的迥异使得其可比性差异很大。但是，人们可以采用一些意义明确、限定清楚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数。例如，某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部门是典型的现代部门，其产量——不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恐怕用来衡量经济增长都要比按进入国民总产值中各种产品的总量增长来衡量经济增长要简明得多。所以人们甚至可以试着按一

个或几个现代部门人均产量的增长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这里把给定国家在长期内确定现代部门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暂且放在一边。

不容否认，研究经济增长机制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现代部门的增长，尤其是如果人们坚持认为历史上任何时期一国经济中具有强大动力的“先导”部门总是经济迅速增长的焦点，它们通过各种链索带动了经济中其他方面的增长。但是，除非这些现代的“先导”部门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具有重大的、稳定的、普遍的联系，否则在某些国家这些现代部门的显著增长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长期停滞不前影响甚微，因而对他们的全面经济增长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在另一些国家，现代部门产量的微小上升将对经济增长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决定和影响现代或“先导”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间这种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各个现代经济部门的相对比重。我们必须再次考虑对总量的定义和衡量的问题，而先导部门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就定义和衡量一国的经济增长而言，目前我们的标准必须尽可能全面。因为我们对经济结构的了解程度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以局部代替整体。实际上，过早地宣称我们能够这样做存在着危险。比如：以几座鼓风熔炉和发电站为例据以说明一国重大经济增长，这些高炉和电站并不能代表整个国民经济，也不能引动其他部门增长。这一结论甚至适用于制造业生产或机械能源消耗指数，它们同样